

仁祖通載

十一
五

C40

4514

238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於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陳都建康

雷氏曰

陳高霸先文廢宣後合為五王三十三年

五高祖武帝

姓陳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成下里人受梁敬帝遜禪即位年

五十七崩于璇璣殿在位三年

改元永定

○周閔帝

字文覺從兄護殺之而立

叙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因隙來奔

高祖建義內之封為河南王乘寵作亂遂陷臺城

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荊陝使王僧辨陳霸先等平

金陵未幾湘東王為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辨仍

爲霸先所殺太平元年梁敬帝遜位霸先卽帝位于金陵以姓爲國蓋吳興長城下里人也世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裔身長九尺二寸鬢長三尺垂手過膝神明高放有大志畧衆所推重旣臨大寶復梁舊政崇重釋氏金陵舊來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陳高祖悉皆脩復翻經講道不替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于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九載與隋同政時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年間隨處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

二卷云

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僕射領軍禦世欲僧兵之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怛足以發回向之心又著無性因緣論

周明帝毓

小字統萬字文之長子
在位四年改元武定

○周用明
克讓曆

褒文帝蒨改天嘉

字子華高祖兄昭烈王與之長子
高祖與兄同經營帝業故遺詔立

之天康乙酉崩于
有覺殿在位七年

周

明帝中從兄護
毒死而立弟邕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往嵩山少林又抵覃懷王屋之柏岩寺解二虎鬪由是舉

世知名齊乾明元年示寂于龍山雲門寺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

字延安神武第六子聰敏仁孝勤于政治一年因捕兔驚

馬墜地而崩壽二十七葬靜陵

周武帝邕改保定

小字彌羅字文之第四子登位唯布衣帔無金寶飾禁斷華綺

上階聽政不施爐棋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崩于輦舉葬孝陵

法師洪偃雅爲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館伴武子武子加歎而歸由是朝儀欲奪其志斂以冠巾偃聞命卽絕食以死自誓帝以其確誠從之時稱偃四絕謂姿容德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爲貪

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瞑目之後以脯腊鄙形布施飛走及卒弟子如其誠有文集二十卷詔藏祕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爲僧統綏禦有法四衆安之屢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爲師初梁魏間僧統盛飾杖直僭擬官府至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于時海東有十二國聞瓊道德不可見遣使奉金帛求瓊畫像其爲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曇衍繼爲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齒已

具舉世異之

幸

後梁世宗歸改天保

字仁遠 啓第三子 在位二十三年

齊武成湛改太寧

神武第九子 淫亂無度 信用嬖寵 傳位太子在

位四年 壽三十二 崩

又改河清

癸

周

保定三年有牛生 足于背上 出此史

乙酉

齊後主緯

字仁綱 武帝長子 昏亂暴虐 殺于崔季等 忠臣在位十三年 改

統天

旃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是年衛元嵩上疏減僧初周武崇佛氏天保六年

嵩上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怠惰貪財冒利不

足欽尚召百僧入內道場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
止嵩後感惡疾而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嵩何不
當之矣

夏改天康

○周

改天和 用天和曆

廢帝伯宗改光太

十九歲而卒 在位二年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台宗三祖惠思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寬慈
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世自異夢梵僧
勉令出俗辭親入道及稟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
施聞北齊惠文聚徒衆法清淨乃往歸依從受正

法性樂苦節營僧爲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
習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間霍爾開悟
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徐
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
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得亦非真後在
大蘇弊於烽警山侶不遑安處將四十餘僧徑趣
南岳時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也至卽告曰
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惠海居衡嶽寺及見
師欣然讓之時稱思大和上或問何不下山教化
衆生思答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有何衆生

可化嘗不豫因念曰病由業生業由心起心緣不
起外境何狀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
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揖久之
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耳期滿當移時
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勸呵責
聞者寒心陳大建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
異香師更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
秋六十有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縉纈皮革
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
霜至於所被法衣都無蠶服縱皆受法不云得成

若乞若得蠶綿作衣淮津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
附何由縱之唯南嶽獨斷高遵聖檢也今之列其
派者華裾茜服恣尚鮮麗得無惡乎

皇宣帝項改大建

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興次子文之弟也身長八尺三寸大有勇

力善騎射生五十一年五十三歲崩宣福殿在位一十四年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仲述三教利病沙

道全
二教論

門道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九流爲外教釋

氏爲內教意謂上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日
澆丘索之文乃著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
之謀並是脩身之具若派而分之數應爲九若總

而合之則同屬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
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大之風
下開拘放鄙蕩之弊哉及闡譯內典奏之于朝久
而無報安勤於奉母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
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母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廢
教以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絕尋以大教堙阨
號慟而卒

周武
滅佛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猜爲心有道士張
實之等譎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
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釋親受符錄躬服衣

冠是年己丑三月十五日召三教名士文武百官
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最先出於無
名之前超乎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十日
依前集論是非更廣帝曰儒道二教此國常遵佛
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陳理無由除削至四月初
更依前集雖極言陳無得面從也又各理伸弗克
定矣遂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審二教至于天和五
年鸞詳二教上笑道論三卷其表畧曰

切以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
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

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
乃證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臣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
篇可爲儒林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
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笑而不名爲道臣誣率
下士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
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道經有三十六部戰
汗上呈心寬失守

出弘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

道法不愜本圖火焚而已論具如弘明集周大夫
甄鸞者寔高識君子也弗知懼大敵而勇於小敵
者焉王令詳定二教優劣直以正見剖折無使偏
意在懷而著此論褒貶臧否詩曰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其此之謂夫傷哉火矣

又上道安所著二教論二十篇帝詳審以問朝
宰無有抗者遂寢其事其論畧曰鍊心之術名三
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卽
在儒流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
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
其道最高也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
弱以自持此君人者面南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
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義和之
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
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辟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
以明罰勸政此其所長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
家者流蓋出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

老五更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使乎使乎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制無不貫之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其論文之作內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

誠可敬也

賡

齊政武平

震

周政建德

旱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妬忌信張賓之議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僚命沙門與道士辯優劣預令張賓之飾詭辭以挫釋子冀卽其義負而擠之于時法師知炫對帝抗辭吐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卽逞天威垂難辭左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容欽歎帝不能屈明日詔下遂兼道教罷之

丙申

齊政隆化

周兵陷并州上走鄴傳位太子恒

丁酉

周伐齊至鄴齊王緯走獲之封爲溫國公

幼主恒改承化

與後主俱走青州周兵執之國亡

右高齊五主二十八年宇文周并之

歲周武承光二年滅北齊據鄴都用章孝寬楊堅等
眷東平高氏召前脩大德並赴殿下帝登座序廢
立義其畧曰六經儒教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
存立且真佛無相遙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浮圖
徒廢民財凡是經像皆毀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
俗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五

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
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
于時有沙門惠遠者姓王氏乃曇始和上之門資
也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
杜言謂能通理遂排衆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
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相誠如
天旨但耳目生靈賴聞經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
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何假經像遠
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
是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

皇以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有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故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語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寶者則國家七廟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又不答乃曰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亦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

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無答遠曰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脩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母如來檐棺臨塋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
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廢滅佛法是邪
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惘然
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
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
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圖意
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
帝已行虐師知時不濟隱居楚澤青蓮山養道造
涅槃等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既怒佛道二宗俱
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

百萬人悉充軍民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爲得志焉
傷哉

法師靜藹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
謂之忠乎卽詣闕奉表求見武帝許之及引對極
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證明白帝爲改容顧業
已成既行之詔不可返因謝遣之藹退而泣曰大
教阨塞吾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
遣衛士求藹藹聞徙入太一山衛士不獲而返藹
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錄二十卷假
設主賓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贊大乘并錄見聞

事實藏諸岩洞庶後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將事捨身衆號泣不許因令侍者出山藹瀝血書偈一篇遂坐磐石留一內衣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乃拆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者靡不流涕時年四十有五云

呂古

首周武承光三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稍作五月一日歸長安延壽殿癘甚二十四日遷雲陽宮六月一日殂子贊立于同州○唐吏部尚書唐臨

冥報記云自言外祖爲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者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上聞大隋天子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受大極苦願帝爲我助作功德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人各一錢爲追福懺罪也

錢

周宣帝贊

字乾伯武長子卽位未及年禪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驕佚淫

酒敗元大成又改大象年三十二崩葬定陵在位一年

釋任道琳者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二十餘日醇酢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能屈嘗許以復教會其崩不果至是道琳伸請允力帝從之

晏周宣帝二月二十六日詔曰佛法弘大前古共崇
詎宜沉隱舍而不行自今應王公下逮黎庶並宜
脩事知朕意焉○四月二十六日復詔曰教義幽
深神奇弘大雖以廣開化儀通其脩事而崇奉之
徒勿須剪髮以乖大道宜視菩薩儀範權服冠纓
所司條爲儀注於是琳等妙選舊沙門懿行貞粹
聲望卓異者百二十人入陟岵寺仍舊住持

季

周靜帝衍更名闡

宣之長子大象卽位隋公楊堅脩政十二月封

爲隋國公罷入市稅錢復佛道二教大
定元年孫位于隋居于別宮隋氏奉帝
爲介國公服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
稱表答不稱表答不稱隋開皇元年

童

周改大定

正月改元二
月禪于隋

右宇文周

五主共二
十五年

隋高祖文皇帝名堅

小字那羅延本弘農
華陰人也其先漢太

尉楊震之後八世孫統仕燕北平太守
元壽仕魏武川司馬惠殷太原太守烈
平原太守定遠真隋國公忠生帝堅相
周封隋王天下元年受周禪八年廢梁
九年平陳天下一統克儉爲良主都于
龍首山故長安也仁壽四年太子廣弒
之壽六十四葬之太
陵在位二十三年

改年開皇

賣上廬太子立○設無礙會舍身

笈後主叔寶改元至德

字元秀小字黃奴宣之長子即位荒淫酒色禍亂非常後

與張麗華孔貴嬪逃入宮并隋文廢爲長城公至仁壽四年癸亥十一月壬子終于洛陽壽五

十二歲在位六年

畏 隋初行甲子曆

罕

後梁琮

字溫文歸太子寬仁大度博學善射即位改元廣運後其叔安平王

崑崙江陵王庶奔陳琮時朝隋隋乃廢琮爲莒國公在位二年而梁絕矣

王改禎明

昌右陳五主三十三年

而隋併之

後梁三主三十四年

而隋併之

虞隋文帝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已後靈瑞競臻故使天兆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聲聞瞽視啞語蹇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神異四時徧知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佛龕火乘木運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黃龍降於舊第卿雲見於城闔二月十三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

藏書

佛藏部通轉卷第十一

七

我

既臨服黃簪皂廢周官依漢三省佛日還曜法水
潛通其冬有周沙門齋西域梵經二百餘部膺期
而至下勅所司訪人翻譯開皇二年仲春之月便
就宣傳季夏詔以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
宜建都邑凡城殿門縣園寺皆以大興爲額三寶
慈化自此而興萬國仁風緣茲遠大伽藍鬱峙法
宇交臨開士肩聯信心踵接及仁壽啓號寶塔是
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于斯時也四海靜浪九州
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寺宇向有五千翻
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及煬帝嗣

錄卜宅東都仍於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
養無乏于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顧儒
高僧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盛焉

姜法師曇延姿度環異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目
光外射才望與惠遠相將述諸經義疏議者謂標
舉綱目遠不逮延文句愜當延不逮遠齊太祖從
之問道給月俸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延接
伴弘正恃才氣出人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
畫像并所著疏論而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上統
周武廢教延遁入太行山及隋受禪卽日削髮以

沙門謁見文帝大悅下書復教久之歲旱有旨命
延率衆祈雨雨不降帝問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
京尹蘇成問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機之政群
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體然俱愆玄化欲雨不雨
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勅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
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次受訖方炎威如焚而大
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延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饌
供之臨終以表辭帝託以外護帝哭之哀甚葬日
百僚縞素送之內史薛道衡文祭畧曰往逢道喪
玄綱落紐棲心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祿不能回

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
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
衣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之
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
矣

季釋尼智僊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
長通禪觀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奇驗居般若寺
會文帝生於寺方季夏盛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
幾絕不能啼左右大驚尼就視之曰兒天佛所祐
宜勿憂也卽舉之乎曰那羅延因以爲小字抱詣

太祖語曰兒來處絕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爲養之太祖遂割宅爲小門通寺以見委僊視育後皇妣來抱忽見兒爲龍驚墮于地僊失聲曰奚爲觸損我兒令晚得天下及帝稍長僊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方來佛法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僊隱其家內著法衣戒行彌篤至是帝果自山東來入爲天子大興釋氏僊前此而卒帝對群臣稱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從道人中來少時在寺長育至今樂聞鍾磬之聲

大典
釋氏

是年關輔旱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靈藏者帝爲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旣而趣向藏者極盛帝聞之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數萬間有譖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無殊

是年李士謙卒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顏子也善天文術數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如此積三十年雅好舉止約以戒定有謂其修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

猶耳鳴唯已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之有最善玄言客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魛爲黃能杜宇爲鸚鵡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鼃宣武爲鼃鄧艾爲牛徐伯爲魚羊祐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驗客人曰邢子才云世有松柏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業豈關木乎又問三

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

論曰北史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悉如此豈非心懷佛德盡已之誠不敢欺誅後之來者歟士謙以日月星方三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世界運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闕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登二祖惠可大師示寂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師虎牢人少博極群書尤精玄理及覽佛經超

撰述

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一

加

我

然自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
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
此須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
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峯隆
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
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投機授法語載達磨章
中及少林歸寂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
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
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
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

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
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
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卽爲剃髮云
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授具戒畢乃告之曰達磨大
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并
達磨信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
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會生汝受
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
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識記云心中
雖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勿罹

支那

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一

二

我

撰述

佛藏經卷第十一

我

世難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鄴都隨宜行
化經三十四年乃晦迹混俗或過屠門或入酒肆
有怪而問之者答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
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
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引
去和不勝憤興謗于邑宰程仲侃侃惑其說加師
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七識真者謂師償
債塋磁州淦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丁巳天台智者禪師示寂於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有晉遷都

寓居荊州華容縣梁散騎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
氏夢香煙五彩縈回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
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
室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爲王道臥
必合掌坐必面西年長時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
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
品初啓一徧卽得二親遇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
仕梁承聖屬元年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尋討
名師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授以十
戒仍北度詣惠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又詣

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觀乃於北山行法
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
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其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
聽佛說法思爲印可嘗令代講思躬執如意在座
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
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學成往辭思思曰汝於陳
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旣入南嶽大師詣金陵綿歷
八周語默每思林澤乃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其
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搖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
告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因挾道南征隱淪斯岩

陳少主降勅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都迎入太極
殿之東堂講智論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會大業
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欲遵戒法致書累請師
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
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設千僧會爲王授
戒未幾王入朝師旋台嶽躬率禪門行光明懺仍
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
願從速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誠曰宜各
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
像前春秋六十七矣弟子章安親傳戒法焉

撰述

佛藏傳記通集卷第十

五

一

善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日爲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僧旣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之至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是以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焉

詔于
州募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

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片分送舍利往前三十州建塔每州僧三百六十人爲朕及皇太子后妃諸王內外官僚士庶懺悔及於相州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而止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別外州郡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務盡誠

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按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爲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衆威儀齋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徑與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讚唄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於是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故分布舍

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及宣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大衆人人拭目諦視共觀光明哀變號泣聲響震地凡是安置之處悉亦如之帝於十月十五日午時在大興宮之大殿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人旛蓋香華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爾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其言

見著作王邵舍利感應記

撰述

御前所撰通鑑卷第十一

通鑑

十一

癸三年文中子王通既冠慨然有濟世之志西遊長安見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尊王道推霸畧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修九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溫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嘗爲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讜議三教於是乎一矣通弟續亦著書號東臯子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磯弟子

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收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麗朱者赤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臟不能受也吾是以問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

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先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云佛聖人也審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見矣第今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偃偃然益入於迷妄因廣文子之意作解禪頌六

首果如此言雖中國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噫文正公繼孔孟荀楊爲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哉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爲皆佛菩薩之心也特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表以爲教外別傳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絕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隱語大言似是而實非也何則東臯子猶以伏羲畫卦泄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宜指人心於語言形迹

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不獨文正公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故先德云千人萬人中撈撚一箇半箇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闍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善寺奉勅譯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月極寒味道安隱勉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實嘉焉今遣開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闕舜以疾辭不赴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

覺有妄念卽以錐刺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
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慧而已如是十餘年稠奇之
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而後可與言道矣後
辭入贊皇山好事者奉米麪供之舜辭去一不受
或問故舜曰山居橡栗足以禦饑何煩於人其簡
易如此見啗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
不經一切有命皆女父母一切有生皆女曩形而
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安忍哉聞者悛革也

詔賞罰度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揚
素使張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卽位

五
計○時天下戶口抄
八百九十萬

乙丑煬帝廣

小字阿廢高祖次子篡立于仁壽官初登
有政治民後幸洛陽營建東京發河南人
夫數百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龍舟鳳舸又至江
都民不堪命而群盜蜂起四海土崩後爲宇文弒

之壽五
十九年

冬煬帝有事于南郊詔僧道並同俗髣道流莫敢
言諸沙門例不奉詔帝詰之曰詔條久頒卿等固
不奉命何也時法師明瞻者對曰陛下若使准制
罷道則微軀敢不奉命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
下僧無敬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瞻曰周武
任威縱暴仁德不施不足爲有國者法陛下聖政
惟仁不枉非罪是以貧道得盡忠言帝默然而罷

有司以瞻抗對將抵以罪瞻曰所坐者瞻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焉

賈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人無識者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禮師曰願和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授具戒已屢驗以玄鍵知其緣熟乃付衣說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

無生并付法衣曰吾既待汝能事已畢卽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爲四衆說法已於法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著信心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

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
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
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
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
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
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
入迷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
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

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
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者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
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花
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
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兀爾忘緣萬緣
齊觀復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
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
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智
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

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
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
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此何
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亦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慈
命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
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賓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
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

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
未混之時已自成二然則二非一起矣永通茫然
不知所對無言而罷

煬帝窮奢極侈乘龍舟錦帆浴汴而下入于揚州
天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十二處
太原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駕矣

李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珥案曰渠有奇相渠得之矣
十一月唐師入京遙尊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
紹隋室也

恭帝侑

楊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卽位以唐公爲相進封唐王次年五月禪位與唐封爲

鄜國公武德二年薨

壽十五在位二年

五政義寧

上在江都淫虐日甚字文化及因思歸之士夜入宮弑帝及宗室皆死

神僧法喜者貌寢陋年若四十許嶺表父老咸言兒時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語默不常然皆爲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楊聞其有異召之俄一日繞宮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手足銀鐐禁衛嚴甚喜日丐于市飲食自若有司以聞帝命按視封鑰如故及啓戶視之唯見袈裟覆黃金骨骨皆連鎖遽以白帝勅長安王怛覈實如狀詔以香泥樹骨塑之是夕喜以

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薦置身簀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半身紅爛卽死葬之香山寺側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恙其人發塚視之唯空棺爾計是時喜已三百餘歲矣及煬帝於江都遇弑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當有天下後果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爲楊氏禍

乃可謂善相者牧之之論誠爲驚絕然文帝削
平天下混一海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年躬置
禮樂法度多爲唐所遵用仁壽間天下戶至八
百七十萬以唐彊宇之廣歷五朝至天寶未纔
九百餘萬戶隋文開統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
英主也惜其末年任一楊素而弗獲其終嗚呼
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來符石姚劉二蕭
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果循環之驗皆
毫末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大益於天下
國家者其言因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合有以

助天爲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欲人
人自信因卽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遁也儒雖曰
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詆
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
興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爲天下之
至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音釋

邑

於龍切四 墟 來都切杜

拱

居冢渠恭二

腊

思亦切乾

肉

方有水也

歸

丘達切山

登

初八切審諦也

茜

此見切切 岵 古

撰述

佛元居士通書卷第一

附錄

我

切山多也 **𡵓** 加下切 **大** **銃** 尺仲切 **圍** 於神切 **城** **塲** 朗切
草木 **𡵓** 也 **固** **大** **仲** **鵠** 方于切 **鰲** 古本切 **櫟** 力切
二寸有贊 **鵠** 春化切 **鵠** 鵠也 **鰲** 古本切 **櫟** 力切
切木 **筦** 古短切 **侃** 可旦切 **淦** 古南切 **硤** 侯夾切
名 **筦** 也 **侃** 和樂貌 **淦** 入船中也 **硤** 石縣
名 **攬** 力穀切 **闕** 去月切 **舸** 各可切 **廢** 莫婆切 **琴** 拜同 **鄙** 許
切地 **逌** 胡館切 **送** **簣** 側革切
名也 **逌** 也 **轉** **也** **簣** 棧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費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一卷計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該銀七兩五錢一分
順治十八年三月 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姓李氏王土雷氏曰神太高則中睿玄肅代
德都二京德順憲穆景文武宣懿
僖昭哀漢亡唐主二
十二二百九十二年

戊寅高祖神堯皇帝淵改武德

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其先武昭王李暉之後李

欽弘農公守重耳金門鎮將熙李天錫周八柱虎
西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
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也虎卒周追爲安州總管
公生高祖於長安紫氣充庭體有三乳性寬仁厚又
襲唐公隋恭帝進封唐王旣太宗世民知隋必亡
謀舉大夏五月恭遜位於高祖卽位於長安改國
號唐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崩塋獻陵內禪太宗大
宗佛心天子也創基定業廓清方維傳世二十二

凡二百九十二年自開闢以來有天下者俱未若
唐甚盛也吾教盛衰常與帝道相望由是內外護
聖賢之多典章之備亦無出此朝故於唐頗稱全
書幸名教君子與夫吾屬後之來者有以稽考焉

七廟制

東西直排皆面陽明始祖居中
三昭居左三穆居右次序如是

帝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面鄂國公
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曰僧未登聖俱
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父母反拜孰可忍也帝令
定儒釋優劣編入朝典議訖表聞不合拜上

昂定租稅法

甞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
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達太子六年苦

僧道
議論

行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
無上道又曰體解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
先佛乘曰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
與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之道
哉進喜曰太上太道先天地生鬱勃洞靈之中燁
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經國
之典宗本周易五運相生二儀斯闢妙萬物之謂
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寧云別有大道先天地生乎
道既無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胤曰
在已爲德及物爲道豈有頂戴金冠身披黃褐鬢

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對已而太學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悅曰三人皆勍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謂賢矣遂各賜之帛

乙酉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傳奕自代奕在隋爲黃冠甚不得志旣承革政得志朝廷及爲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曆學奕舉爲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除罷釋教事十有一條其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經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述租賦演其妖書

傳奕疏
詔嘉祥

述其邪法僞啓三途謬彰六道恐誅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究根源信其矯妄仍追旣在之罪虛擬將來之福至有躬造惡逆觸法抵刑方乃獄中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視免其罪且死生壽夭本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君而愚僧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攘造化理其爲害政良可悲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自五帝三王皆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祠令西域乘門自傳其法西晉已前不許中

國之人髣髴出家泊符石亂華乃弭厥禁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梁武齊宣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致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耗天下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患百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朴之化還也且古今忠諫鮮不逮禍近北齊章仇子他獻言僧尼糜損國家塔寺虛費金帛爲諸僧尼附會宰相依託妃主陽譏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臣雖不敏竊希其踪疏奏不報

廢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氏詞皆

激切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

隋書

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

人者無法請寘嚴行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於空桑而反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

瑀曰地獄正爲此人設也

已上見舊唐史

帝復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
法琳者姓陳氏潁川人祖因從宦寓襄陽後住長
安齊法寺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經籍
大畧申明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
之治未揚達塗非盡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
道弘善興福啓迪昏迷利國非淺法師明槩作決
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辯正論十喻九
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琳等奉表奏上
并致啓秦王而門下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
開陳佛化之益仍自序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力

李師政
內德

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
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
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
軌清邈而難蹈華夷仕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
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
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
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
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惠遠之歸信迄
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
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

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惟敷九功惟叙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進四部之稊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蠡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王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

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命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福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爲妖神比淨居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興謗反功德以

爲尤此溪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謔論之未究若今探牘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溪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溪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析淫祀之虛非徒

辯惑篇

有斯意實乏其材屬詞鄙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於未愈者聞淺壁而溪悟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食儻救餒於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按顧瞻菲薄良足陋矣內德論辯惑篇第一其畧曰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脩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儔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游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類王侯之居既營之于塽

塏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臣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詰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食而

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逃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於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逃則十同其五矣請辯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而開伯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

離於
足測
齒用

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觀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咒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

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况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有時而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

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
檜子棟宇易檜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
饌則先用而未珎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
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
而得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飯梁
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
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
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化身示隱顯之迹法
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
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傳氏譽老子

而毀釋迎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
悟其不然矣夫釋老之爲體一而不二矣同獨有
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
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
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旣同
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
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
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
論夫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
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

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甚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入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雄心摧天魔之神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惠遠之儔高德高名非醉非狂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

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用不敢

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
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
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
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
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
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
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
窮神而知化深觀過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差
五福而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
極迤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籍

信翻以翱翔宜轉咎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傅
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
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
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逆兒而逐
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
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
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
禁約縱令三五兇險一二闖提既無緣於烏合亦
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
出家寧求帶甲之有何乃混計僧尼之數當同梟

鏡之黨架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于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惟善何因怒惡而反善咎人而棄法若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耳聽桀蹠而口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奸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

輿而
止具

所深願矣傳云道人土梟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及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輟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庶類毀大慈之善衆媿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正頓如此乎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

門之法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色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鬚落髮損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知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况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須髮之毀何足顧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

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可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布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涅槃而生是以便事涅槃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漠寫尊形所用多塗非

婆奴

獨堊瓦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失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姐已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

泥仕
角

亡皆此悞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旣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佛何讐而誣之至此

佛何負而疾之若讐乎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前
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
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
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
命於皐陶儼狁孔蠟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
微疑檢準篡逆盜法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
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
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
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
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

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
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
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述背正
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遂乃知
釋教之忠質豁然神悟而理攄足以蕩迷而祛疾
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爲口
實矣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譏元魏崔浩昧於擇術若
傳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天意大啓唐祚
而太宗以大權聖人示現出世爲千載道德盛

明之主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
出河汾間凡太宗一時宰輔若凌煙閣上諸公
皆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當是時使傳令稍知
向方預出王氏之門則其施設縱非公台之任
亦不失爲名卿士大夫徒以十史占候下技位
貌既卑無以自逞乃以夙昔私憾謗黷大教規
竊聲譽及太宗登位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
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堯舜之運亡以加也此
時奕之學素荒而伎且索矣抱慚自廢于家其
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君內德論熟覽之

蓋天下精識讜論也其通命一篇以儒所謂命
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爲警絕惜辭
多未能具載云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
內難而又邊境屢擾軍國務殷傳奕妄生毀佛乞
行廢教之請復云云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辨
之合李黃門內德論同進之于朝帝由是悟奕等
譽道毀佛爲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
行焉五月辛巳詔曰

太道
釋詔

釋迦闡教清淨爲先遠塵離垢除去貪欲所以弘

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庶品是以敷演
經教檢括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
資四輩自大覺遷謝道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
損乃有猥殘之侶規自尊高游墮之民苟辟徭役
妄爲剝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已致有出
入閭里周旋闐闐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
沽販爲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
無禮典之訓或有躬行劫掠身自穿窬造作奸訛
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蹈重刑瀆玷真如虧損妙
法譬夫稂莠有穢嘉苗類若淤泥混乎清水又伽

莠以
九法

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清近代以來
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地唯趨諠雜之方繕綵崎
嶇甍宇殊錯拓舛隱隱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鄆邸
隣近屠沽塵埃滿室腥羶盈路徒長輕薄之心有
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爲違
情外物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
朕應期御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
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
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
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

不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教法違制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爲皇太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皇太子卽位于東宮是爲太宗

太宗文皇帝世民改貞觀

高祖次子厥性仁賢輕財重義隋末起義兵高祖謂之曰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焉

肇興唐室皆太宗之功也武德九年太子建成與公卿大臣論議政事吞蝗以整年穀之凶

其叔德如此用魏徵李靖房玄齡杜如晦等諸賢爲相尉遲敬德劉文靖爲將在位二十三年帝對群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大亂之治譬飢人之易食帝曰古不云乎善人爲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徵曰此不爲聖哲之論聖哲之治其應如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足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戰蚩尤七十而戰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旣克而

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伐之湯武身及太平
若人漸澆詭不復樸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
之哉德彝不能對然復以爲不可帝雅以徵對爲
然他日帝嘗召傳奕賜之食而謂曰佛道微妙聖
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汝獨不悟其理何
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欺誑夷狄及流入中國尊
尚其教皆邪僻織人摸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
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荅自是終身
帝終身不齒 奕傳

呈○放宮女三千

仰天吞鯨

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撓蝗而言曰民以穀爲命
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而
有靈當食朕身無害吾民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遽
求代帝曰所貴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
終帝世蝗不爲害冬十二月癸酉詔曰有隋失道
九服沸騰朕親總見戎致茲明罰其有桀犬嬰此
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
在月來逝川斯遠切恐九泉之下向淪鼎鑊八難
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無忘興寢所以樹立福
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

撰述

何元任仁壽寺記

三

手

建寺

以薦

陣亡

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
變災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量
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於事條
以聞稱朕矜哀之意仍命虞世南李伯樂褚遂良
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銘以紀功

業

已上見舊史

賡○禁笞背法

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海西極
于嶺北窮玄塞戶不夜閉旅不齎糧取給於路米
斗三錢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衣冠帶刀宿衛帝喜

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仁義之効也惜不令封德
彝見之因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
太平卽以御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擢焉

帝詔僧尼拜父母

袁○縱死囚四百還家

登七年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舍城奘
生洛州緱氏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
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叅訂
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卽私遁自原州出
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于

蜀賓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毘婆沙等論至
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
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
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毘婆
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毘婆沙
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麴闍國從毘邪犀那三
藏學二毘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英與胡
商八十許人渡碗伽河彼俗以人祀天英與諸商
被執以英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
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英爲聖人遂釋之至中

西俗
統英
將戮
以祀
天

天竺遇大乘居士爲英開瑜伽師地卽入王舍城
彼預聞英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
所成僧以萬數英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一百
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
賦奉之英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
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後三年
震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
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英見王王給象車從者
三十輩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
米香聞百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

德與焉英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奧日益
智證云

癸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聖帝明
王賞罰三寶不濫痛愍沙門犯法不應與民同科
乞付所屬以僧律治之并上安養論三德論各一
卷帝嘉納有詔傷悼遣皇太子臨弔勅有司給葬
勅葬沙門玄琬如具唐勅葬沙門由琬而始

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
爲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剪煩惱之林津梁品
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

勅度
僧建
寺

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
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
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
眷言凋毀良用撫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
僧尼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
所度多少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其往因減省
還俗及私度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
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聞多有僧徒溺於流俗
或假託鬼神妄傳妖恠或謬稱醫巫左道求利或
灼鑽膚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曹囑致賕賄凡此

等類大虧聖教朕情在護持必無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六律

甯叅以金科明爲條制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

麻力
湖南

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恡

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

形聖人之言備矣爲君明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

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

箴之

高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論其宗也弘

治通
先釋
後

益之風各致然太道之興肇于遂古源出無名之

始事高有形之外况是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

自今已後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

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京邑

沙門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時有沙門智實者洛下

實法
師奏
道居
釋上
承

賢僧也手度雋穎內外兼明携諸宿德隨駕表奏

於關口其畧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

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

諍臣實等雖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

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其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改易不立觀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張之鬼術棄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謾行章醮從漢以來一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托老君之後卽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帝壯其志於教遣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

詔帝震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年三十有八初實得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可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莫不歎惜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音釋

高古老切 𦣻碑景切 誅思聿切 洙時俱切 𦣻疎

切𦣻 𦣻先啼切 𦣻羊朱切 𦣻水出泰山 𦣻兩

高也 𦣻遲也音屏 𦣻木戶也 𦣻穿 𦣻相入貌 𦣻水 𦣻蠟

𦣻力切 𦣻𦣻 𦣻成之禾也 𦣻居又切 𦣻側瑟切 𦣻梳 𦣻雋

撰述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手

手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二卷計字九千九百廿六字
該銀五兩七錢四分
順治十八年三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戊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
與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忘當代名臣人
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諍之今其云亡石渠
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
代興亡詩一篇輒歎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
琴朕此詩將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帳讀
畢焚之翼其神識感悟焉明年夢世南進讜言有
如平生因下詔曰故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

行純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存忠益奄從物化
忽移時序昨因夜夢倏覩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
生之日追懷遺美良用悲悼宜資冥福申朕思舊
之情可卽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出舊唐史本紀
詔三學論秋八月詔三學秀異於弘文殿論議道士蔡子晃
議問法師惠淨曰法華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
淨曰如來入定放光現瑞假遠開近爲破二之鴻
基啓一真之由致此其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
故曰序品第一晃難曰第者第也爲第則不宜稱
一言一則不應稱第兩言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

不云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不省名義安能難
人晃忙亂曲爲之詞淨乘勝剝折遂蒙慚而退淨
雅與房玄齡厚善尤爲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
曰淨俯視安遠顧蔑生肇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
三藏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郡
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

晏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譖法師惠琳著論訕毀皇宗
方士有旨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闕請譴制旨曰據
英詔爾論有念觀世音者臨刑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
琳法辟賜假七日爾可勤念之貴臨刑自免琳奉制一

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訝其言遣御史韋琮問琳所以念朕之狀對曰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爲師救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懽心文治至平靈鑒無外聖與觀音齊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挺志蓋弘宣釋氏之法以助皇化翼民懼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而敢訕謗哉陛下察琳忠於所事則所謂臨刑自免若唯讒是信則琳伏尸無地琮奏其語有旨免刑流于益州

法師著
辨正論

八卷爲諸死于蜀百年
關未幾秦世英被誅矣

摩○定嫂叔甥舅服

華嚴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如晦族長也長安萬年人以陳永定二年生少爲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少頃卽愈或生而聾者順召之與言耳卽聰或生而啞者順就與之語卽能言或狂而顛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少選彼卽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卽斷流其神迹類如此而順隤然初不以介意尤邃華嚴宗旨帝素敬重之嘗引入

撰述

宮禁導迎善氣妃主戚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
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

傳奕感報

傳奕感報於十四年秋卒暴而亡冥報記曰奕初
與傳仁均薛蹟同司太史仁均先死蹟昔欠仁均
錢五千未償後夢仁均索討蹟問先所欠錢當付
與誰仁均曰付與溼人又問溼人者誰曰傳奕也
是夕馮長命少府亦夢同焉又多見先亡者問佛
經之虛實彼曰實也曰傳奕毀法當受何報彼曰
配越州溼人長命入殿庭告蹟蹟亦言如之時有
唐臨在側蹟送錢與奕及告其夢不數日奕果暴

亡或爲溼型中人也

蕭相國傳

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
除入隋晉王妃實瑀姊官右千牛嘗疾不肯呼醫
自信天命嘆曰吾更餘年則從此遁矣及晉王踐
祚姊爲后聞其言召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
拜內史侍郎以直言事頗爲煬帝憎隋亂瑀出爲
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書招之因挈郡歸封宋
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爲蕭郎瑀家世貴胄自武
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嚴尤甚太宗
卽位屢入相旣而房杜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

少望嘗乞度爲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貴善屬文通儒柳顧輩皆高其才唐史稱之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遺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剏寺爲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左右皆哽咽逡巡自製疏施絹二百疋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令回向罷顧謂道懿等曰頃以

老子昇朕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道懿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懿等蒙荷國恩安閑學道詔旨初下咸皆懽悅詎敢有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別親疎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未嘗剏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往日操戈臨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今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朕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等遽起趨謝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述則人不知天時向熱寺宇未備今所施可別造經寮令衆僧寬展行道

撰述

佛神居作通和卷十三

王

和

貢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王
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
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奘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
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
與師偕行也奘因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嘆
曰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旣昇螢火奪明矣卽以青
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

癸卯○圖功臣於凌煙閣

瑞石
記國
旗祥

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
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

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
尚汪譚獎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
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
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原州奏
于朝字初若不甚顯及羣公擬定遂粲然明著十
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使以玉帛詣原州鴻
池谷祭之曰嗣天子諱祚繼鴻業君臨寓縣宿興
旰食無忘於政道德齊禮愧於前脩天有成命表
瑞徵符文字粲然曆數惟永旣旌高廟之業又錫
眇身之祚追於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李氏于

支那

佛且聖代通和卷十三

下

代

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寡薄彌增寅懼敢
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冥靈之貺以伸祇慄之誠
乙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齋經像歸于京師留
守房玄齡館于宏福寺以表聞帝壬辰奘如東都
二月己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
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
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
與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
煩爲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惟師能達也對
曰奘聞乘疾風者造天地而非遠馭龍舟者涉江

委去
解

海而不難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
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震葱嶺之外所以戎
夷君長每見翔雲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
斂衽而敬之况玄奘圓頂方袍親承化育者耶既
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長者之言朕何敢
當因廣問雪嶺以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
俗八王故迹七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
得而載者奘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
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掇其山
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奘奉

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道安爲神器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莫帝曰匆勿言不盡懷欲其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叙可乎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病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

梵本
經論

之功昆陽之捷玄奘無所裨助虛負道路之費且

凡六
百五

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爲國宣譯帝曰朕頃爲穆

部
十七

太后勅宏福寺極爲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奘因進曰百姓無知見奘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覺隙帝悅曰此言可謂保身之計當爲處分及罷卽別有旨差官監護

聖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

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
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序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
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
妙道而闢度門弘闡大猷蕩除衆罪朕學淺心拙
在物猶迷况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爲序非已
所聞裝重表請曰伏奉墨敕猥垂獎諭祇奉綸言
精守振越玄裝行業空疎謬叅緇侶幸屬九瀛有
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
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
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

天華景爛理苞繫表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
百王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
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
希題目宸睠冲邈不蒙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
焚聞日月麗天旣分輝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
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聵金玉奇珍豈韜
彩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
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縣然則驚嶺
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揚豈
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

制許之

丁未○作翠微宮於終南山

是歲帝得秘識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對曰臣據術推之其兆已成今在陛下宮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且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今旣在宮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心慈雖受終易姓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戮之卽當復生少壯嚴毒况又立讐則陛下子

孫必無遺類帝善其言而止

戊申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法師玄奘至乃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宮泉石旣涼氣力稍佳然憶法師故茲相屈涉塗當大勞也奘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煌灼伏聞鑒輿至此御膳順宜凡預含靈孰不舞蹈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地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荷而來不覺爲勞帝以法師德業冲博儀表絕倫欲令罷道爲政共康庶政因曰昔三五帝王靡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殷不能遍理故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

猷弼諧邦國彼盛明之后且爾况朕寡昧而不寄
衆哲哉意欲法師脫縑服掛纁衣升鉉路以陳謀
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奘微生伏奉明
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賢哲共而成之此
陛下盛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不爾也何哉使
臣能至治桀紂柏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
必由也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咸得
其緒况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陛下不
荒不矜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
爲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焉請粗陳其梗槩陛

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
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
一也敦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
於上古賦尊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
俱沐恩波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
也至道旁通溪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
炎州北窮玄塞彫題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靡
不候風瞻雨稽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又
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獫狁爲患其來自久五
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遂使渭河爲被髮之野豐

鄙爲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得逞殷周以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是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子遺瀚海燕然之域盡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人則虞舜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煬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返陛下暫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萬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

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氲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徧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切爲陛下不取總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師旣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

樊陳
詞願
終身
行道

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曰不如此玆裘豈一狐之腋大厦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因問比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曰明何等此對曰此彌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契曰六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爲十七及標舉綱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取論入宮凡一百卷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奧非向所聞謂

十七地義
標目

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頃旣軍國務殷未暇委尋今而後知宗源杳曠顧儒道九流猶汀滢之方溟渤耳因勅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翼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照明輝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致法師當叔葉而秀質閒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塗而訪道見玆異俗具獲真文

歸國翻宣若菴摩之始說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
開皆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
瀾舟航有寄況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
俱資妙法臣等億劫忻逢不勝慶幸

御製
聖教
序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百官倍
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座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
以序對羣臣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
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
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

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
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
乎佛道冲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
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則彌於宇宙細則攝
於毫釐無滅無生歷萬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揖
之莫測其原因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自趣
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
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
馳而成化常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

迹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
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
塗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
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
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
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
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
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復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以陵遲棲慮玄門慨溪文之訛闕思欲分

復
政虛

條折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
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仗策孤征積雪晨飛塗
閒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潑煙霞而
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
達周淤西宇十有七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
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驚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
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義一乘五律
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騰於口海爰
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
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撰述

佛前屋外並書卷第三

三

三

聖教闕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溼火宅之乾焰共
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
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記譬夫桂生高嶺零
露方得沍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
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
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
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翼茲
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於是御筆親書綴于新經之首法師奉表謝曰六
爻探蹟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

英法
師謝
表

遠惟義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普歸其
美恭惟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廣利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
無給孤精舍盡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
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恃天威如咫尺匪
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
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
宸尋蒙下詔勅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
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斂所譯經論紕舛尤
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

支那

佛前屋外並書卷第三

三

三

之門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踴躍懽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極手勅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表書謬承褒諸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勞致謝

時皇太子觀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啓奉謝帝

太子撰

復覽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妙因詔皇太子

經後序

撰菩薩藏經後序其辭曰蓋聞義皇至蹟精粹止

於龜文軒后幽通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之源徵錄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

漸將漸

且事光圖史振薰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於萬代伏惟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凝旒

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匪文思之所窺極般若於綸言豈象繫之所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泱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世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彌入提封而作鎮尼蓮德水邇帝里之滄池舍衛庵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黍深妙無幽不聞所以大權御極尊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矣

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皇精
感託夢想於玄宵晋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
蠡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奧洎
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
之際恒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寶路龍
宮梵說之偈畢萃清臺猊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
覺緣灑茲甘露普潤芽莖乘此惠雲徧霑翬走豈非皈
依之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經者大覺義
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已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
不退六波羅密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益

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年中身毒歸
化越熱坡而頒朔跨懸渡而輪琛文軌既同道路
無壅法師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驅柰苑於
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旨翻譯於
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旨
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卷末帝自是情信日篤
平章法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之深無時暫間
凡衣服臥具頻詔換易如家人焉

賜笑
百金
唐納八月丙申賜奘百金磨納并寶剃刀奘奉表謝畧
曰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之刀銛逾切玉謹當

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帝自伐遼而還氣力不逮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復因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奘對曰衆生寢惑非惠莫啓惠芽抽植法爲之資弘法須人卽度僧爲最帝悅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親履兵鋒亟犯風霜宿于馬上頃加藥餌猶未痊除比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致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下寺三千七百餘所度僧凡一萬七千餘人

時天

十月車駕還京師勅有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南紉弘法院留奘居禁中晝則陪御談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爲文德皇后卹大慈恩寺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糾數百具奉安新獲梵本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華幡導引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

巳酉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駕每談
叙淵奧帝必攘袂曰與法師相值恨晚耳未盡弘
法之意夏五月不豫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
遂良入臥內囑曰公等忠烈著在朕心昔漢武託
霍光劉備囑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
孝必須盡誠輔導永保社稷無忌等叩頭流涕帝
復執太子手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事汝無憂矣是
年崩于含風殿年五十有三唐史贊曰甚矣至治
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
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

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
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時闕畧然
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
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
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
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
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
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
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
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

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爲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紀贊雖筆高語奇傑出諸史至貶太宗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庸主所爲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而爲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之國皆欵關而修職貢獨高麗莫離支叛道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雄之主其肯坐視之留爲子孫憂而不少假經畧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

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謂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麗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忠特以爲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與以太宗盛德大業如此猶曲貶之將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爲無窮之益也文忠以爲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捨

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戶祿而暗於取捨者耶或曰文忠慕韓愈爲人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兼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爲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况真佛也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詎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夕夢爲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勲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

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最難此殆非偶然而云耳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音釋

譴詰戰切

睽古緩切

繻許軍切

鐔丁狄切

蹕北栗

也責也

睽與睽同

繻淺絳也

鐔矢鋒也

蹕北栗

也責也

睽與睽同

繻淺絳也

鐔矢鋒也

行苦暫切

睽許緣切

繻許緣切

鐔許緣切

蹕許緣切

也責也

睽與睽同

繻淺絳也

鐔矢鋒也

蹕北栗

也責也

睽與睽同

繻淺絳也

鐔矢鋒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三卷計字八千四百四十四
該銀四兩八錢八分
順治十八年四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撰述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三

手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慶高宗治政永徽

字爲善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年五十六崩塋乾陵在位三十四年

一云三十六年或云三十年

○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

姜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內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衆至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

憫之教誦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
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卽引去武德中始
居破頭山學徒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
兒骨相秀異師曰汝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
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答曰性
卽空故師默識其爲法罷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
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
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嘗游廬山登絕頂
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

接黃
梅五
祖

會否衆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他後橫出一
枝佛法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
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
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
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
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誠門人曰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
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
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
代宗謚大醫禪師云

享鴈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掌疼問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于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爲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勅奘三藏爲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帝用七宮亡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堊舍利帝施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爲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

也○西域之制以塔爲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登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爲道士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厲使拜天尊寬不得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因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

拜鏡
像天
尊前
壞

之一夕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我而稱子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所錄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惠覺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因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然而人未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因入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歎以爲得果時亦號聖尼寬十世爲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甲寅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玄奘書并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惠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援稽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爲抄送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及法長辭還奘答長

玄奘
答吳

竺光書

老智光書其畧曰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何可述歟昔大覺潛輝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及鄰邦亦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室羅

百部論師受度

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頂信度河失經一馱今錄名于後有便請爲附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是歲特旨度沙彌窺基爲大僧入大慈恩寺叅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

鄂國公敬德之姪右金吾衛將軍敬

宗之子

母裴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

紹蕩

絕倫因携之詣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且數千言奘數目童子及基誦畢奘給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奘令西域童子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已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

曰聽我御葦色晚膳卽從出家不然寧伏劍死不爲餓死矣愛其俊而許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目成誦義亦頓解善大小乘旣叅譯經從樊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乙卯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因明論沙門神泰等各造

義疏釋之法師栖玄者以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深藝之士也頗毀其文作因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七月譯經法師惠立致書左僕射立師上書斥呂不謬于志寧斥其謬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奧遠旨

論

義幽深等圓穹之寥廓類滄波之浩漭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無生而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辨彰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藏於胃懷苞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摧邪之軌式雖未爲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

撰述

佛而屋何地事卷第十四

才

和四

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
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爲穿鑿排
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愾心媒衍公卿之前囂誼
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勸神勞數易炎涼心猶未
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
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閬之不難蛛螫覩棘林之
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况大
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毘耶尼父
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
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
并偈撤譯經太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濬答還
述頌并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宣得書卽
劾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
寺見法師受辭悔謝而退

丙辰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爲皇太子是日於慈
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因
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旣遠未可
詳論晉宋已來翻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

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

支那

佛而屋何地事卷第十四

才

和四

經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
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
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監
護今特闕如又大慈恩寺壯麗輪奐今古罕儔尚
未建碑貧道懷此二寺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
語制可是月王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
慈恩寺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宜今左僕
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
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
或不穩處隨事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

御製
慈恩
寺碑

師曰承須友人助翻經已爲處分于志寧等其慈
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報奘奉
旨卽率衆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慈恩
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徧示羣公其辭曰蓋聞乾
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
穹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
究波瀾之極況乎法門虛寂出生不滅之前聖教
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
惟王宮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高堤
之榦演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羣

生與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
上哲欽風身沒雪山之倡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
炎輪昇惠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逖覽綱史詳觀道
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
疏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嫺汭流芳彤管彰懿則
嫺危九於八紘垂訓紫宮扇微猷於萬古遽而乾精掩月
汭而稅永戢貞輝坤維絕組長淪茂毓撫奩鏡而增感望
陟岵以何追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三失
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緝荆斯金地
却背邠郊黠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嶽吐百仞之峯

蓮左面八川皎池光而分鏡右隣九達飛羽蓋以
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
迴綺閣凌虛丹空曉烏煥日宮之泛麗素天初兔
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疎亭佩紫芳岩冬桂蜜
戶鼓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鶴幡標迴剎綵縈
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
麗益靨面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漠泛煙之翠鳴珮
與宵鍾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遠
慚輪奐闋風仙闕遙愧彫華而已哉有玄奘法師
者實真如之冠冕也罷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

縉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
生知蘊寂懷真之誠發乎齟齬孤標一代邁生遠
以照前迥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
澆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投迹
異域廣食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
天巨海浸驚浪而羈游亘地嚴霜犯悽氛而獨逝
平郊散叙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
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
永隻思窮妙境探蹟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通
昔賢之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

易去
辭

續將絕之教寶偈西徒補已闕之文時睠靈基栖
心此地弘宣奧旨葉重翠於祇林遠關攸關波再
清於定水朕之虔心八正肅志雙林異延景福式
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逍遙六度神游丹闕之前偃
息四洲覓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四序於
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移溟
海以變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岸而爲幽谷於是敬
刻貞石式旌真境銘不錄

英師
謝御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尚書許
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率徒詣闕奉表

製碑
表文

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形於罷宇設爻分象實未越於寰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摘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盛矣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卽荆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欸發睿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苞鶴樹內該八藏

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使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奈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樊以其文宜得聖筆自寫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許之

四月八日樊率京城僧尼備幢旛寶輦香華梵儀扣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戚里侯王耆耄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舊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

徒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針醫上官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候遞報消息奘因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改正爲改正又永徽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僧道口法推鞠奘慮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卽日

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卽爲除落師宜安意將臬奘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分難神光滿

宮自庭燭天因號佛光王卽中宗也初帝嘗謂奘曰若

生男子卽聽出家至是奘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
紹隆三寶制可

丁巳二月幸洛陽詔奘陪駕五月奘辭還陳留改葬父母勅有司給塋具

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辨二教先後大辨二教先後臣臨證惠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

百鳥
銜花
之異

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卽貧道是也融再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戒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

請示
心法

一切煩惱業障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衆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爲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由起妄情旣不起真

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
身無有變易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
諦受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付
法已歸于雙峯師至顯慶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
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臘四十一寔于雞籠山會
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具載

卒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宮論議道士李榮以
本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旣標本際爲道本於際
僧道持論耶際本於道耶榮曰牙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爲
道本則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源榮曰亦通耳褒

曰若本際與道牙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牙相
法也榮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則道
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
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萬乘之前立論申明
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聽榮慚服帝嘉
之令引榮退席揖黃願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御札
曹三
藏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
降御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岩泉追遁遠而架往
託慮神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
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

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
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
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復重請
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
卽代契進啓奉謝畧曰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
睽離惠遠辱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兼空寂
可舍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
真罄俗綜有該無超羲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
者矣時契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
有禪師法冲者善楞伽宗旨雅爲房梁公所重因

三藏
進啓
奉謝

見契而諫之曰聞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
可也法師頃依舊經入道今若棄舊崇新則法師
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契悟而止

復追
僧道
論義

呆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五蘊
義法師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黃壽不知名
義茫如夢海雖事往返而廓落無歸遂勅道士立
義於是李榮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
立道生萬物未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旣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
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旣

善惡升沉叢雜混生則無知矣請試劇陳之如上
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與之
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賤斯
契思民耶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飛
廉惡來斬居斬尚新莽之儔諛諂其君致邦國傾亂耶
梟豎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更生梟獍惡鳥
蚩貴乎毛羣之中何不唯生麒麟驪驪復生豺狼豪蜩
榛九乎以至草木等類美惡不同既混糅俱生不別善
惡則道無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
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萬物是

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勝者則琉璃
爲地黃金爲道瓊樹陰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飡綺
衣爲座惡業多者沙壤爲地瓦礫爲衢稗飯充飢
麻衣蔽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
憫逆使之吾子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向可憫榮愕然
不知所對惠立乘機拂弄榮亦杜默遂赧然下座
揖黃壽前席立老子名義法師會隱以老子國家
先宗旣難其名恐有觸犯卽奏曰黃壽身預黃冠
不知諱忌城狐社鼠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
後陛下老氏子孫豈有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

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
名計罪論別死有餘及帝肯首曰固當別立義壽
挫于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言對而次序乖越及罷
帝曰朕觀二家之論宗旨竟未分明法師惠立驟
對曰二家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何則衆僧立
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辭遂譎諭謾語至如會
隱立五蘊義黃願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爲宗
蔭以積聚爲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
八種積在一名之中舉總以收稱爲蘊義若以蔭
名見難義理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

未聞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漸遂
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冲瀆天聽過在道士然
佛法大宗因緣爲最故云未嘗有一法不從因緣
生且如目見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
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
此緣方得見柱若曦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
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工則能
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陷緣不具故畢竟不生工
人亦然內則業感爲因外則父母爲緣身方得生
棄于父母亦違終無生理乃至羽毛萬彙悉亦如之故

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爲人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卽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依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宮少選敕內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緣義甚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爲之氣塞

是歲帝勅英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纔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歎曰朕以軍國務殷不及委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

委齊
致是
羣瞻天望海莫測高深以儒道九流方之如河溼之類溟渤也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屈僧
拜俗
威秀
道宣
等上
不拜帝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憍慢四月十五日下詔令沙門致敬君親恐爽恒情至十六日勅付有司詳議是月二十一日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十五日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十七日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楊氏不拜

俗啓及上叙佛教隆替事狀大意是前朝代興替然後引經不拜俗文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涅槃

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足以佛言王今可禮優波璃并諸比丘足王聞佛敎卽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足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子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者犯根本罪僧道宣尋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于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

皆紫

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閑放之美者矣

秀法師正理論

沙門威秀等謹錄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畧曰玄敎東漸六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也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同越情道仍舛物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旣已崇之於國亦以行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敎有可

宣律
師陳
表

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于時上
表者衆不煩具錄備如弘明集○至五月十五日
大集文武百僚於中臺將議其事京邑沙門道宣
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諍不定有司各以表聞
一右司成令狐德業等五百三十九人表請不合
拜一右兼司平太常閭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表
請合拜帝覽已下詔朕謫確羣議深研幽蹟然箕
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於石處
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
設自今已後卽宜跪拜主者施行又至六月八日

京邑老人程士顥等上表畧曰且高尚之風人主
猶有抗禮豈惟臣下及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
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
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拜俗
之條從茲泯定矣

善改龍翔

發帝苦風疾委政武后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撰述

何元厚不述事卷第十四

三

手四

音釋

摘

恥離切舒也

効

胡改胡勒二切推効也

逃

託歷切遠也

緗

思良切淺黃色

去几切山無草也

窆

音變下棺也

澄

鳥營切水泉也

曦

許宜切日色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費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四卷計字七千八百七十字
該銀四兩五錢三分五厘
順治十八年四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四

改麟德武后專志

革訖

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
譯經論凡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造彌勒像十俱
胝及疾革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

界不可得乃至意識界不可得復命左右同聲三
苦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命左右同聲三
唱南謨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
南謨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

撰述

佛所歷有遺書卷第十五

拜五

脇安臥而逝春秋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
亘南貫井宿直慈恩寺塔。計聞于朝。帝哭之甚哀。
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
御扎哀錄遺典。勤恤喪事。俄異僧奉旃檀末香。至
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
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倘見拒。卽具奏。遂啓
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畢。恍然不見。識
者以爲兜率內院人也。夏四月。勅準佛世尊故事。
斂以金棺銀槨。塔于滌東門弟子神泰栖玄會隱
惠立明濬義褒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道造僞

馥音

澹所

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東明觀李
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田仁惠。郭蓋宗等。將隱
沒道書。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數。
三乘六道。五蔭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
門。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爲太上靈寶元陽經。
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及改酒
脯祭祀。用乾棗香水。以惑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
世表聞以辯真僞。其畧曰。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
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
民。或明空空。而救物。檢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

道世
奉表
辯道
經真
僞

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
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
李聃親闡自餘經制皆雜凡情何者前漢王褒造
洞玄經後漢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二十四卷
吳葛孝先造上清經晉世王浮造化胡經又鮑靖
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陶
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周武張賓之焦子
順馬翼李運挑攬佛經一千餘卷隋輔惠祥改涅槃
經爲長安經笑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
十卷爲道經又按漢明帝時褚善信等總將道經

道家
妄造
諸經

葛陸
紀道
經數
具尚

諸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神仙
傳云老敎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
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
經書并藥方符圖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
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又檢
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
爲道經今玄都經目云依中陸氏所上之目乃有
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
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
虛妄明矣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

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道士後世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是如何如其有據容可不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伏願當今明朝云

由是郭行真等捨邪歸正啓願文具如佛道論

賈改乾封○尊老君爲玄元皇帝○米斗五錢

丁卯大教東被六百年矣○用麟德曆
南山律師道宣卒師京兆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母夢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

類於
頽倫

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
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頽公十六誦法華兩旬
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
坐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
正定頽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聞持犯焉
識七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
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
禮觀聽法沙彌染心顧盼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
教誠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
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

常感天童爲之給侍十九年偕英公翻經弘福筆
愛潤文推爲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紆麻乾封二年
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
三十日衆見空中幡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
請師歸觀彌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穆
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爲如來使龍鬼歸降天神奉
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沉佛日東舉稽首
歸依肇律宗主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
本一卷今刪定比丘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三卷戒疏
四卷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二卷比丘尼鈔三卷

拾毘尼義鈔

三卷

亡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

懺悔儀新學教誡儀

各一卷

法華義苑

三十卷

釋迦

方誌

二卷

佛道論衡

四卷

續高僧傳

三十卷

後續僧傳

十卷

廣弘明集

三十三卷

三寶感通記

三卷

天人感通傳

一卷

大唐

唐內典錄

十卷

褒改總章

○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

百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
紜明察其非是卽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
爲作華言化之耶爲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
人未善必作胡語旣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

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爲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旣而洛京恒道觀桓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錄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爲罪制

摩改咸亨

晉上稱天后稱天后

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天太史奏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分野有項金州太守韓偕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之善慶勅偕親詣撫恤兼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後長出家果傳六祖心印住于南嶽光大教門也

戔改上元

姦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蘄州黃梅周氏子生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

居士者名惠能自遠來叅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
師曰欲求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
若爲得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
訶之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
杵臼之間經旬月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
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
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
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
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祖因行

莫言

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爲因給曰後代依此修行亦
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房聞偈
乃問同侶此誰爲之同侶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
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爲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
了同侶其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間能
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復見此默
念必能之所爲因故爲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
衆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卽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
喚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隨機大小

而引化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法以爲教門然以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屈于此土得可祖承襲以至于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縣絲能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且止

逢懷且止

遇會卽藏

遇會卽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率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寂塔于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傳授達磨將衣鉢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至魏隱于嵩山少林

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嘗斷臂以求其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姓周氏黃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爲東山法門

論曰舊史叙諸祖雖簡畧然大要與寶林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使復於葱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稱五祖前身蓋栽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何倘再來可也五祖因託質周氏無父而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遲其來

釋孟利

昇必至

昇以大法噫五祖出入死生正游戲耳自非果位

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聖改儀鳳

北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凉山逢一叟問曰爾來何爲利曰求禮覲文殊叟曰帶佛頂尊勝咒來否利曰未也叟曰此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犯四棄尤多不持此咒隨行遠來奚益能回取之以流此土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曜元年取其咒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咒靈驗特異祕之禁掖波利屢奏請布中外高宗不得

已從之利卽辭入五臺後不知終時南天竺有菩
提流志習頭陀行從耶舍瞿沙受道爲西域宗師
名震中夏帝聞風而悅之因使西域有詔敦請

昂改調露

農改永隆

意改開曜

辛改永淳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詔傷悼
御製畫像贊勅塋樊川北渠近樊公之塋基貌豐
碩長八尺氣槩萬夫項上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

尊貴

如印見者瞽伏然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循
戒彌篤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
初南山宣律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厨供饌每
薄基三車之玩甚不爲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
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曰
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
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樊公親授西域戒
賢師瑜珈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恢廓源流
天下後世尊之目爲三乘法相顯理宗謂之慈恩
教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莊老及陰陽推步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癸改弘道十一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取天后處分太子顯卽位

法師玄暉卒暉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藏及古今圖史之博而學者難以備究因撰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開門類識者重其精博云

高帝於是年崩中宗卽位數月天后廢爲廬陵王幽于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爲則天明年七月沙

門十輩詣闕上大雲經盛稱則天當卽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各建大雲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

中宗顯政元嗣聖

二月改文明元年立韋玄貞女爲后上謂我以天下與韋玄貞

何不可二月天后廢上爲廬陵王立其弟豫王旦爲帝居於別殿天后臨朝

則天武后嬰政元光宅

也父武士護官至工部尚

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天后嘗爲尼於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幸寺見而悅之選爲昭儀進號宸妃帝崩后攝政立諸武爲王甲辰大定及天后疾次梁公仁傑等迎廬陵王登位明年乙巳崩于上陽壽八十一附之乾陵在位二十一年

改垂拱○制母齊縗古者母亡朞年而已喪服篇云天無二日世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制朞年禮也自天皇上元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爲母三年下詔依行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茂歸政於帝帝固辭后乃臨朝○始建明堂貞觀五年欲建明堂勅孔穎達等十人定議制度不成乃止天皇永徽三年宣問無式樣群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三年下詔又令群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焉至天后垂拱二年又取議群儒創制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功畢其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

北各三百尺而有三層下設四方中十二辰上設二十四氣鑄鍤爲槽二十四步爲辟雍之水造舟爲梁以通道路與前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垂屋周曰明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一山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天后以爲休應故名曰慶山

改永昌

賡改天授○二月辛酉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始

此○九月改元建國號曰周至朔同日用周正
改如意又改長壽

改延載

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復問
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卽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
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主以
實義難提此云喜學妙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六
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
景復禮等翻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饌焉

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卷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大原寺開示華
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
蓋停空久之萬衆懽呼嘆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
天悅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藏授滿分戒賜號賢
首詔入大遍空寺叅譯經

是歲詔嵩嶽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秀禪師
同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對曰不記曰何
以不記安曰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
記爲况識心流注無有間斷見漚起者乃妄想耳

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
則天歎美久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稱爲
老安國師

甯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酉改神功

歲改聖曆迎中宗于房陵立爲太子姚玄崇相

五月戊辰淨義三藏自西域還夾梵本經論四百
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則天降蹕上
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
實叉難提等譯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

實叉難提等奉表奏上則天親製序引御太極殿
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出天后之德矣法師姓
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有西行志三十七
歲方遂雅懷是年乃旋也

𡵚天后重睂八字○慶山佛現勅建寺宇○李白生
學改久視○十月復夏正

詔斂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阪宰相
狄仁傑上疏諫曰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念
群生迷謬弱喪無歸欲令像法兼行觀相生善然
今之伽藍制過宮室窮奢極壯刻繪盡功寶技殫

於綴嚴瓌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既皆
出於民將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
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捶楚游僧一說矯
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
陌動有經坊闌闌尤多精舍化誘諄切倍於官徵
法事供需嚴逾制勅膏腴物業水磴莊園富有其
多不知厭斁逃丁辟罪駢集法門且一夫不耕猶
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念之實切悲痛
昔梁武簡文捨施無筭及三維浪沸五嶺烟騰列

剝盈衢莫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主之功
况北風塵屢擾征役稍繁遽興此務力所未堪伏
惟功德無量何必與建大像以勞費爲名乎雖斂
僧錢百未及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
憂未遍臣今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
爲主普濟羣品是其用心豈以勞人而存虛飾哉
疏奏則天不納

論曰法師支遁曰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
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
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

吾徒於天下固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安衣食者於狄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呼是豈真沙門者所爲哉疏謂如來設教以普濟群品爲心詎以勞人而存虛飾此不獨匡則天之失抑有以輔吾佛之正教也與夫後世泛然排佛老以苟名者雲泥矣

童改大足又改長安

則天將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此真如之果不可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爲住相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知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有人於此經中受持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寺極冶之金以爲尊像勞則多矣費則甚矣其所獲福乃不若禪房之匹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

穴洞通轉採斫碾壓虫蠹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
之義憫蠢動而不忍害其生乎又役鬼不可惟人
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區暮役勞筋苦骨簞
參之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
行之義愍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又營築之役僧
尼是稅雖展轉乞丐窮乏尤多州縣徵輸星火逼
稱余迫或計靡所或粥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不洽
豈佛標喜捨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乎且邊
朔未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
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

布施則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
思量矣何必勤於住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
哉臣以時政言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
佛教論之則宜救危苦滅諸相崇無爲伏惟察臣
之言行佛之行務以理爲尚無以人廢言疏奏則
天大悅御長生殿召見廷珪賜以金帛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
嚴經至華藏世界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卽日召
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
總別同異成壞之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

驟聞茫然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爲
曉譬之至所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
豁然領解由是集其語目爲金師子章初雲華寺
儼尊者傳杜順華嚴宗旨藏執侍儼盡傳其教及
儼去世藏以巾幘說法於是京城耆德運名抗表
乞度爲僧凡藏落髮受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爲則
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
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觀之者交羅齊
現以表剎海十界普容無盡之旨藏沒清涼國師
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宗之目爲一念圓融具德

金師
子章
據起

宗謂之賢首教

責○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諫曰臣
聞佛法慈愍菩薩護持唯志利益羣生非假修崇
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祇
承不能濟辦且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或傭力客作
以濟饑糧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
有一十七萬緡若以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尚
濟一十七萬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
慈悲之心廣人主停毒之意則人神胥悅功德無

量則天不納是冬像成率百僚禮祀

乙中宗改神龍

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納狄仁

兵誅姦臣而迎帝即位遷則天于上陽宮冬崩二月復國號曰唐○老君爲玄元皇帝景隆四年韋后安樂公主於餅中進毒上崩壽五十五奉相王旦即位

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梵僧般

刺密諦齋楞嚴梵夾至刺史請就制止道場宣譯

融筆授及譯經十卷畢般刺復携梵本歸于天竺

臨六祖御禮

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其辭曰

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

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

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

上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

云欲得會道當須坐禪集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

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

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

何則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

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耶

薛簡問心要

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令

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

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學道

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車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闕表上師語帝咨美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嚮慕之意

罕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謨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卽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流縣

解下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霸之像合聖賢之度少爲書生游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叅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旣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縣會高悟與真乘同輒縷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卽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

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華去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沸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畧則忘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通爲心要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
來趺坐觀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
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稱兩
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
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鴛鴦
診止
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
飢投味故告約而意領一雨普霑於衆緣萬籟各
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
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
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聞名鄉表德非

兩京
法主
三帝
國師

診止
忘

擬局厭諠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旣聽中駐久矣
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
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域禪師武德
八年受具于天宮寺至是年丙午復終于此寺蓋
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
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棧崩梁壞雷動
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
賜_李使弔哀王侯歸賜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
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及塋之期懷也宸
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

賜_李
賦

龔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風心大常

天子出龍

卿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塋是日天子出龍門

門金

泫金櫬登高駐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

旛華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
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蓋先帝所
鑄群經乃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華旛內造塔寺尊
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荊白霧積
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
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
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

道場數如前曾萬回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
價敵國親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
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
舟之遽失恨漏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
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
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
名其迹以慰其心銘曰頌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
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
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
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

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盧鴻一皆勒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敬古未之有

丁未改景隆

神僧萬回入宮賜號法雲公館于集賢院給二美人奉事未幾忽求闕鄉河水左右倉皇莫能得又曰第穴堂前地可得也旣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賜號國公圖形集賢院初回幼能三千里致兄

書朝往暮歸因號萬回高宗聞其名詔入宮度爲沙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韋后將謀逆回遇之望塵唾曰血腥不可近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蕃嘗私謁回回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爲相王每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來少頃而相王至其神異類如此示寂于長安醴泉里壽七十四矣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一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嘗存無作

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厥
旨蓋大乘了悟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
顯化至於佛菩薩出世宏正法眼必涵光混世
未始泄露密機直至臨終方有付囑然則法雲
章章顯異抑聖賢之權輿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
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集僧尼道士女
冠等宜齊行並集初太宗以老子爲皇宗升於釋
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爲
永式令齊班並集云

詔僧
道齊
行並
集

國師惠安卒誠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中恣野
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言論其徒側聆
俱莫之省至八日合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
八其徒奉命昇尸林中果野火至閣維之得舍利
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詔留禁中
云

是歲再詔于闐國三藏實叉難提至帝降蹕迎勞
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迓之載以青象安置薦福
寺難提風神宏曠儀韻秀整善大小乘通華梵語
帝泗洲大士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惠儼惠岸木叉三

人爲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光王未幾遷止薦福寺明年京畿早有旨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洒卽有濃雲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二月示寂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身建塔卽穢氣滿城帝炷香祝之許送歸淮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僧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事迹具如蔣穎叔所著傳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卽答曰我姓

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卽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已曾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宮爲妃主授歸戒因留禁中別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逡巡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於林光宮御製讚曰戒珠皎潔惠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紀德政律藏與兮傳芳像教因而光盛時

以爲榮焉

八月乙卯以高宗舊第興聖寺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因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尼道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勅中書陸像先尚書郭元振宰相張說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歲是年三月勅東都留守韋安石齋詔起嵩山沙門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荊州當陽山舊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剡國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

之子少聰敏覽觀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而還崇曰此經精微吾尋積年尚未曉子宜研究無忽也行曰已究其義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因與談其淵奧退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由此知名於世初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遁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求異術至天台國清寺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立門屏聞僧於庭中布算聲而語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法已合開門豈無人導引乎卽除一筭曰門前水向西流弟子亦至矣

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遂承其言遽趨入再拏咨
求其法彼盡授與之遂洞曆象陰陽推步之學回
入嵩山依普寂禪師叅決禪門宗旨及遁當陽山
又從律師惠悟學毘尼凡經籍一覽畢世不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音釋

沛

力周切

護

音膜

落

數

余石切

幘

側革切

餽

戶

軾

尺弋切

儗

音偶

訣

於竟切

倬

知角切

闕

亡云切

視

地名

浙江

嘉興府

楞嚴寺

殿

若堂

庚子年

餘貴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五卷

計字

萬零四百六十

字

諡銀

六兩七分

順治十八年四月

日徑山比丘

徹微印開識

7
十四